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

## 第一回 論戒律金羅漢傳道 治虛弱陸神童拜師

話說正在和周季容說話，猛聽得山上是那裡大喊了一聲。那聲音一到柳遲耳裡，便聽得出是他師傅呂宣良的腔調，當即隨口應道：「是弟子親眼看見的。」藍辛石、周季容都愕然問道：「誰呢？」柳遲還不曾回答，呂宣良已在飛來石上笑道：「不是別人，是你師傅的老朋友。承你師傅的盛情，上次救了小徒弟的難，並承他教小徒帶信給我，小徒雖到此刻才會見我。然他說的那些話，我早已知道了。我也托你兩位回去拜上你的師傅，以開誦和尚那麼高的道行，尚且不敢以開派祖自居，須知不是本領夠不上、當開派祖的，得享千秋萬世的香火，沒有那麼大福分的人，儘管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也當不了開派祖，這便是我對他的忠告。至於我那個不守戒律的徒弟，只等到他自己的惡貫滿盈，我自會去收拾他，決不姑息，」在這說話的時候，天光已經亮了。周季容知道這老頭是呂宣良，連聲應「是」，不敢回答甚麼話。藍辛石生就的苗蠻性質，半生在苗峒裡受人推崇敬服慣了，養成一種目空一切的脾氣。除了他師傅方紹德而外，無論甚麼人，他都不看在眼裡。此時見呂宣良說出來的話，隱含著譏諷他師傅的意味，哪裡按捺得住火性，即瞪了呂宣良一眼，說道：「既與我師傅是老朋友，我師傅沒有當開派祖的福分，何不去當面直說，卻要托我們呢？」呂宣良絕不驚疑的打著哈哈，笑道：「這個不當面去直說，卻要托你們轉說的道理，你是個被妖精吸去了元陽不能得你師傅真傳的人，如何能知道？只可惜你沒福分做我的徒弟，我不便教給你，你還是回峒裡去向你師傅請教罷。你不妨當著你師傅罵我不懂理，不應該拿著罵師傅的話，托徒弟去說。」藍辛石聽了呂宣良這話，心想：我師傅不是也曾拿著責備呂宣良的話，托柳遲去說嗎？呂宣良這番話，分明就是罵我師傅不懂道理。這老東西說話真可惡，偏巧我今日不曾帶得大砍刀來，若帶了那刀在身邊，從這老東西背後冷不妨劈他一下，怕不劈得這葫蘆頭腦漿迸裂。藍辛石心裡才這般一想，呂宣良似乎已明白了他的心事，目不轉睛的望著他，笑道：「你那把大砍刀，可惜那夜被妖精劈成一個大缺口，於是只能稱為大缺刀，不能稱為大砍刀了。」藍辛石聽了，不由得大驚失色，暗想：那夜劈妖精將刀劈成大缺口的事，除我自己而外，甚麼人也不知道。並且事已相隔二〇來年了，他竟如親眼看見的一樣，神通果是不小。

原來藍辛石在未遇見方紹德以前，因貪捉蝦蟆遇見那個婦妖的事，對方紹德只述了一半情形，方紹德即已知道他的元陽就是被那妖精吸去了。藍辛石心裡一著急，便沒將結局的情形述出來。實在那夜見那妖精之後，藍辛石雖明知不是人家女子，然因為生得太嬌豔了，一時心猿意馬，委實有些把持不住。那女子又柔情軟語的與藍辛石糾纏，藍辛石一則仗著自己的膽力，不知道畏懼，二則也不捨得決然撇了那女子就跑。那女子見藍辛石雖拔出刀來厲聲叱喝，然眼光並沒露凶殺之氣，知道已動憐惜之念，當即立住腳不再迫前，只用極風騷的態度，瞟了藍辛石一眼，笑道：「何必使出這們兇惡的嘴臉來做甚麼呢？你歡喜吃蝦蟆，我將家裡養的蝦蟆送給你吃，難道還對你不起嗎？我向你討酬謝，論情理是應該的。你便不講情理，不酬謝我也就罷了，為甚麼還要對我這們兇兇惡惡呢？」藍辛石道：「這山峒裡的蝦蟆，近三天果是比平日多些，但是從沒聽人說過有家裡養蝦蟆的。並且我與你素不相識，即算你家裡養蝦蟆，為甚麼無端送給我吃，這事也太不近情理了。」那女子笑道：「我為的就是要得你的酬謝，你不相信，不妨同去我家裡瞧瞧，看是不是養了許多的蝦蟆？」那時藍辛石的年紀輕，膽氣壯，好奇的心更切。經這些軟語一說，早把那拔刀叱喝的勇氣收歇了，改換了客氣些兒的聲調，問道：「你家住在哪裡？離此地有多遠的路？」那女子伸手向一座高山說道：「沒有多遠，就在那山腰裡面。你若果是名不虛傳的好漢，要走就走，不用遲疑。」藍辛石果然不肯示弱，左手拾起火把，右手握著大砍刀，教女子在前引導，自己步步留神的跟在後面走。

一會兒，走到了山底下，看那山很陡峻，並沒有上山的道路，攀藤附葛的爬上去。才爬了幾步，布袋就被樹枝掛落了。再爬了幾步，火把也熄了。剛爬到一片略為平坦些兒的地方，見女子在前面不動，彷彿爬得疲乏了，立住歇息歇息的樣子。藍辛石忽然心裡一動，覺得今夜凶多吉少，火把又熄了，天上僅有一點兒星光，一步之外，便看不清人物。萬一這女子不懷好意，我的性命不怕斷送在她手裡嗎？古語說的好：「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。」這女子只怕是活該要死在我的大砍刀之下，此時她偏背著我立住不動，我再不動手，更待何時？藍辛石殺心一動，隨手就舉起大砍刀，對準那女子的後腦，用盡平生之力劈將下去。只聽得咔嚓一聲響，眼前火星亂迸，大砍刀飛了起來，把虎口都震開了，那裡還握得住刀柄呢？險些兒被飛回來的刀背，倒劈開了自己的額頭。不禁大叫了聲「哎呀，」大砍刀已脫手從頭上飛落到山下去了。藍辛石掉轉身便跑，卻忘記了自己爬上了極險峻的山。只一失腳，即骨碌碌滾下山來，幸虧他的皮粗肉糙，又還爬的不高，不曾滾傷身體，從山下沒命的逃回家。次日，白天才敢出來。仍到那山下尋刀找布袋，尋著那刀看時，已砍了一個半寸多深、二寸來長的大缺口。心想：這妖精真厲害，怎的有這們硬的後腦？回想昨夜上山的情形，再依樣爬到平坦的所在一看，只見一塊五尺來高的大石碑，豎在那裡，碑頂被劈去了一角，正是刀缺口那般大小。

藍辛石因這是自己失面子的事，從來不肯向人漏出半個字。就是在無可掩飾的時候，對方紹德說起來，也還不願意盡情吐露。他自以為除了他自己，是再無人知道的。今忽然聽呂宣良若不經意的就道了出來，更在他正轉念頭，想拿大砍刀照樣劈呂宣良後腦的時候，安得而不大驚失色呢？藍辛石生性雖蠻，然遇了這種時候，也就不敢再倔強了。只是要他伏低就下，反向呂宣良說陪禮的話，卻又不願，心想：大師兄托我收拾屍骨的事，既已辦了，何不趁早回去，要站在這裡受他的形容挖苦。當即拉了周季容一下，掉轉身往山下便跑。周季容不知為著甚麼，也只得跟著就跑，呂宣良也不呼喚，也不追趕，望著二人跑的遠了，才回頭向柳遲說道：「你這一年來的進境很好，你生成只有修道的緣分，妻財子祿都與你無緣。你這回為娶妻的事去新寧，你表妹才被鬼纏，你自己才落陷阱。落陷阱之後，接著就聽得犯淫戒，謀自盡的話。這都是可以使你醒悟的地方，而你卻糊裡糊塗的經過了，當時心裡並未加以思索，直到今早親眼看見了犯淫的結果，你心中才有些感覺。若不使你有這回的經歷，將來一犯淫戒，便難免不墮落，這是修道人最大的關頭，所以必須你自己激悟。我約你到這裡來，為的就是這事。你於今已明白了，我再傳你修煉的訣竅。」當下柳遲就在飛來石下拜受指教。修煉只在得訣，訣竅只在名師指點。三言兩語，一經道破，豁然貫通。

呂宣良傳了訣竅，說道：「方紹德想做峨嵋派的開派祖。他的戒律，第一條，是不許干預國家大事。這條就沒有道理，我們修道的人有什麼國？有什麼家？只問這事應干預不應干預，不能說誰的事就可以干預，誰的事不可以干預，即如現在就有一樁事，若依照方紹德定的戒律，是不能干預的，而我卻不能不管。不過這事我暫時不能露面，就是清虛門下諸弟子，也有不便之處。你初到我門下，不曾出外交遊，外面認識你的人少，惟有差你去較為妥當。你附耳過來，我教你幾句話。」柳遲忙湊近身去，呂宣良低聲叮囑了一番，柳遲連稱遵命。師徒二人即此分別。柳遲自遵著呂宣良附耳叮囑的話，幹那方紹德所定戒律不許干預的事去了。

畢竟那事是甚麼事呢？後文自有交待。

於今且說那個與諸位看官們久遠了的陸鳳陽，他日從在瀏陽人幫裡當隊長，為爭趙家坪被平江人打傷之後，幸遇常德慶替他治好了傷，並留藥替一般受了傷的瀏陽人都治好了。陸鳳陽和眾瀏陽人都日夜思量如何報仇雪恨。只是平瀏兩縣人為趙家坪爭鬥的事，一年照例一次。這一年爭鬥輸了，只得吞聲忍氣，以待來年。這一年中，在平、瀏兩縣參加戰團的人，原沒有甚麼準備，就只忙煞了常德慶。常德慶當日對陸鳳陽說是江西撫州人，並說我本來不會多管這些不關己的事，那都是臨時隨口說出來掩飾他自己行藏的話。其實，他們崑崙派與崑崙派久成水火。常德慶這回來替瀏陽幫治傷，原是已知道此次的爭鬥，有崑崙派人出頭，幫平江人助陣，正有意借此在晴中幫助瀏陽人，使崑崙派人栽一個跟頭，消消積怨。不料就因留藥治傷的事，一時傳遍遠近，楊天池當時就得了這個消息。知道崑崙派的人久已存心報怨，這種替瀏陽人治傷的舉動不是偶然的。

楊天池此時雖也有些失悔不該魯莽助陣，無端替平江人結下這一場仇怨，更惹出崑崙派的人來。然一時失檢，已弄成了這們一

個局面，在勢萬不能就此罷休。並且兩派人因彼此都不服這一口氣，誰也不肯退讓半點。從來不問所爭執的事由大小，都不過只借這點兒事做引子，究其實，平、瀏兩縣爭趙家坪，與兩派有何關係？為的只要借這事趙家坪做引子。所以，兩方都盡辦準備。以前兩派的人雖常有爭鬥，崑崙派因勢力較小，被崑崙派壓抑的次數太多了，要借這回的事，大舉與崑崙派拚個強存弱亡。無奈本派的勢力既小，明知就拼著不要性命，也決鬥不過崑崙派的人多勢大，只得求助於崑崙以外修道的人。崑崙派為首的，是楊贊化兄弟。崑崙派為首的，是笑道人。笑道人探明瞭楊贊化兄弟的舉動，曾邀集同道，準備與崑崙派人較量。柳遲初次在清虛觀所見的情形，便是崑崙派人將要出發與崑崙派人廝殺了。楊天池送柳遲走後，兩派人已決鬥了一次，畢竟仍是崑崙派鬥輸了。只是笑道人因為忽略了一點兒，被楊贊廷一劍掠去了頭巾，幾乎連頭頂皮都削了。所以呂宣良在柳遲家與笑道人相遇，說出那幾句不倫不類的話。楊贊化兄弟求助外人，一時沒有願意無端與崑崙派人為仇的。崑崙派人只得大家勉強暫將一腔無窮的怨氣按捺住，等待報復的機緣。不過他們兩派雖格於形勢，不能真個大舉出頭露面，一邊幫平江人相殺，一邊幫瀏陽人相打。然平、瀏兩縣的人，並不因兩派不出來相幫，便停止每年在趙家坪的例鬥。只是那種蠻爭獨鬥的勝負，既無兩派人夾雜其中，便不與義俠傳相干了。惟有陸鳳陽的兒子陸小青，與本書中好幾個義俠生了關係。要寫楊天池骨肉團圓，胡舜華兄妹見面，都不能不先從他下手寫起來。

陸小青在八歲的時候，因在鴉片煙館裡對對子，一般人都稱他為神童，後來讀書越發肯猛勇精進了。只是當孩童的時候，知識開的太早，又加以刻苦讀書，陸鳳陽是個一句書不曾讀過的農人，只知道想望兒子多讀書早發跡，替家族爭光，哪裡知道孩童身體發育未完全，腦力用的過度，呆坐不運動的時間過久，於身體大有妨礙的道理。因此陸小青讀到二歲的這一年，書是讀的不少，文字也都能得地方上有名的文人學士推許，但是身體就瘦弱得不成個模樣了，年齡才二歲，背也彎了，眼也花了。步行兩三里路，就走得氣喘吁吁，滿身是汗，還一陣陣的頭眼發昏。尋常孩童嘻笑跳躍的舉動，從來不曾有過一次。陸鳳陽夫婦這才著急起來，不敢再教陸小青讀書了，每日逼著他和左鄰右舍年齡相等的孩童玩耍。只是無論甚麼玩耍的事，在尋常孩童覺得極有趣味，極可笑樂的勾當，總引不起陸小青的興趣。陸鳳陽以為鄰居家孩童不曾讀書，沒有知識，自己兒子瞧不起他們。不願在一塊兒玩耍。

因此他們以為有趣味可笑樂的事，引不起自己兒子的興趣，仗著家中殷實，將地方上的讀書人，平日與陸小青說得來的，卑詞厚禮迎接到家裡來住著，陪伴陸小青，慇懃拜託這些人，想方設計引陸小青快樂。以為陸小青心裡一舒暢，再加以起居有時，飲食有節的調養，身體就可望日漸強壯了。誰知身體已經衰弱的人，凡事振不起精神，如何能憑空使他的胸襟舒暢？談笑的時間太多了，反傷了他的神。陸鳳陽將陸小青這個兒子，看得比甚麼寶貝還貴重。是這們一來，只急得陸鳳陽夫婦求神拜佛，恨不能折減自己的壽數，使陸小青多活幾年。無如家族的人都說，只有子女請折減壽數給父母的，沒有父母折減壽數給子女的。若這們求神，必反使子女受折磨。陸鳳陽夫婦無奈，只好遍求名醫，給藥陸小青吃。藥只能治病，像陸小青這樣的虛弱身體，服藥也沒有效驗。陸鳳陽急到無可奈何的時候，忽發一種奇想，教人寫若干張招帖，張貼繁華市鎮，招帖中寫出陸小青的體格症候，以及致病的原因，招請能醫治的人，如醫治好了，敬謝白銀一千兩。這招帖貼出去，本想得這一千兩銀子的醫生很多，但和陸小青談論一番，就被陸小青拒絕診治了。因說出來的治法，與以前所延請的名醫治法，都彷彿相似，都說是童子癆的病症。不到幾個月，遠近的醫生以及江湖上的術士，都來嘗試過了。陸鳳陽夫婦至此也已絕望了。

這日，忽然來了一個年約五、六歲的人。身上行裝打扮，背上馱一個不甚大的包袱，相貌很端正，卻沒有驚人出色之處，說話長沙口音。進門向陸家的人說：「特來替陸小青治病的，要見陸鳳陽。」陸家人打量這人的手腳極粗，不像個做醫生的，心裡已存了個瞧不起的念頭。然東家既有招帖在外，不能不立時報給陸鳳陽知道。陸鳳陽在受了傷神智昏迷的時候，能看得出常德慶是個異人，總算是有些胸襟有些眼力的。聽報走出來招待，看這人果不是一個做醫生的，然也不像是江湖上行術的，面目透些慈善之氣，彷彿一個做小本生意的人。陸家自發出那種招帖以來，無日不有專替閻王做勾魂使者的醫生上門。陸鳳陽初時忙著招待，以為重賞之下。必有能人。後來漸漸把那些應招醫生的伎倆看穿了，招待也不願意慇懃了。平日應招而來的醫生，多是不騎馬便坐轎，做出很有身價的樣子來。陸家開發轎馬費的錢，都不知用了多少，從沒有像這人步行自馱包袱的。因此陸家的人，更瞧不起。陸鳳陽只遠遠的立著，向來人抱拳說道：「聽說老哥是特來替小兒治病的，感激之至，請進來賜教。」來人卻很謙和的答禮，到裡面分賓主坐定。

來人先開口道：「我姓羅，名春霖，住在長沙。從來並不懂得醫道，不能替人治病。」陸鳳陽聽到這裡，忍不住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老哥既不懂醫道，不能替人治病，又何必勞步，遠道賜臨呢？」羅春霖點頭道：「是，我本不能來應招的。不過我細看那招帖上寫出來的得病原因，疑惑老先生的少爺不是害病。若不是害病，是因年輕用功過度，妨礙身體的發育，以致虛弱得奄奄一息，和害了重病的一樣，我倒有方法能使他強壯。」陸鳳陽聽了，又不由得歡喜起來，忙立起身作揖道：「小兒正是因用功過度，將身體累的虛弱了，一般醫生都說是甚麼童子癆，用藥卻又毫不見效，老哥說不是害病，只怕果然不是害病，我就教小兒出來，請老哥瞧瞧。」羅春霖應是。陸鳳陽隨即起身將陸小青帶了出來。

此時的陸小青，年紀雖只三歲，頹唐萎弱的樣子，比六七歲的老翁還厲害。渾身上下，瘦刮不到四兩肉。臉上如白紙一般，不但沒有血色，並帶些青黑之氣。兩眼陷落下去，望去就和土裡挖出來的骷髏一般。嘴唇枯燥，和面龐同色。羅春霖起身握住陸小青的手，週身看了幾眼，笑道：「我猜度不是害病，真個不出我所料。」陸鳳陽問道：「老哥何以看得不是害病呢？不是已顯出許多病症出來了嗎？」羅春霖搖頭道：「身體有強有弱，身體弱的不見得都有病。他這顯出來的症候，是身體虛弱的人應該有的，不是病症，可以從他身上三處地方看出來。第一，他的兩眼雖然陷落，眼光的神並沒有散，這種昏花，與老年人的兩眼昏花不同。老年人是由內虧損，他這是由外蒙蔽，容易治得好的。第二，他的嘴唇雖枯燥沒有血色，然人中不弔不欠，平時口不張開。若是童子癆，便免不了有那些敗像。第三，他的兩隻耳根豐潤。像他們瘦弱的人，若是真病到了這一步，兩耳根早應乾得不成個樣子了，哪有這們豐潤的。」

陸鳳陽聽了，仔細看所指出來的三處，只喜得開口笑的合不攏來，也不說甚麼，掉轉身向著裡面就跑，同著一個五、六歲來的婦人出來，向羅春霖介紹道：「這是敝內，可憐他望兒子病好的心，比我還急切，難得今日遇見老哥，確是我夫婦的救星。老哥這般高論，我夫婦從來沒聽過，我聽了歡喜得甚麼似的，也使我內人歡喜歡喜，他也實在著急的夠了。」羅春霖對陳鳳陽的婦人說道：「令郎的身體，已虛弱到極處了，若從此永不服藥，安分隨緣的過下去，倒不要緊，不過不能望他強壯罷了。如群醫雜進，百藥紛投，無論所服的怎樣，儘管都是極王道的藥，至多也不能再延三年的壽命。」陸鳳陽問道：「不服藥將怎生治法呢？」羅春霖道：「我的治法很平常，也不是□天，半月可望有效。好在不服藥，就收效稍遲，也毋庸疑慮。於今要說我的治法，須先把我的家世說出來。」

「我先父在日，在長沙也頗有點聲名。先父的名字，是有字底下一個才字。」陸鳳陽不待羅春霖說下去，即截住問道：「是不是往年押解餉銀的羅老英雄呢？」羅春霖起身應「是。」陸鳳陽大笑道：「他老人家真是威名遠震的老英雄，我雖無緣會見他老人家。然我有一家親戚，住在長沙鳳凰台，我每年到長沙，必到舍親家居住。那羅老英雄也住在離鳳凰台不遠，我所以時常聽得舍親說起他老人家的事，可惜他老人家已去世有好多年了。我記得他老人家告老的那年，餉銀才到羅山，就鬧出了亂子，押餉的兵士，還有些被強盜捉去了。可見得他老人家的本領，實在了得。」羅春霖道：「先父的武藝，固是少有人趕得上。然他老人家按摩推拿的手段，更是絕技，獨得異人的傳授。於今除傳了我而外，可斷言全國沒有第二個知道的人。這種按摩推拿的法子，有起死回生的神效，令郎的身體就用我這獨得的方法，包管一年之內，使他強壯。不過，令郎須得拜我門下做徒弟，不是我好為人師，只因令郎的天分太高，非拜在我門下，我犯不著容易給他知道了我秘傳的手法。」不知陸鳳陽夫婦怎生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說。